



一件军大衣

□火山石

读大学时,舅舅送给我一件军大衣。不同于简单的御寒冬衣,那是我成长路上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。

舅舅出生在穷乡僻壤的农民家庭。1970年12月,18岁的舅舅去参军。临行前,大队干部和左邻右舍挤满了院子,舅舅身着绿军装,胸前戴着大红花,在人群的簇拥中别提有多自豪,外婆和妈妈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在部队期间,舅舅勤奋上进,很快成为团里标兵,1974年荣立团部三等功,1975年再立师部三等功。1981年,因表现优秀,舅舅转业后被安排到成都一家国有军工企业,成为家族的骄傲。

两年后,我有幸通过高考,进入成都一所医科大学读书,与舅舅同在一座城市。周末一有时间,我就会去舅舅家品尝舅娘的厨艺、听舅舅讲那些踏雪戍边的故事。

大学第一个元旦假期的下午,舅舅突然到访我的寝室,翻开我薄薄的被褥,他自言自语道:“男儿吃苦当自强。”一旁的舅娘递过来一个包裹说:“这是你舅舅特地送给你的军大衣,他平时都不舍得穿。”舅舅接过话题:“这是部队奖励我的,穿着特暖和,干工作特带劲,什么困难都不怕……”看着舅舅期待的眼神,我含泪接过了折叠整齐的橄榄绿大衣,也接过了舅舅沉甸甸的期待、嘱托和祝福。

五年后,我以年年三好学生、多数单科奖学金、中共预备党员

的优异成绩回家乡成了一名医生。入职前,我专程去拜望舅舅。他举起酒杯,以军人的威严叮嘱我说:“明天你就是医生了,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。记住,一个人能为家乡人民做贡献是一种荣耀。”

基层医院没有华丽的平台,没有鲜花的拥戴,没有细分的科室,等待我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考验。医院虽有两百多医护人员,但人才奇缺。我是分到医院的第一个大学生,也是当时院内唯一一个本科生。医院对我充满期待,安排我到住院部工作。工作的第一个星期,我没有收到一个病人,信心强烈受挫,沮丧至极,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我情绪陷入低谷。此时,省城一家医院向我伸出了橄榄枝。在艰难抉择中,我想起了舅舅在雪域高原的坚守,以及舅舅的叮嘱与祝福。我决定留下。是的,舅舅说得对:一个人能为家乡做点事是一种荣耀。

而今,曾经高大威武的舅舅已是颤颤巍巍的耄耋老人。那件军大衣也已破旧掉色,搬了几次家,它却一直珍藏在我的衣柜里,也珍藏在我的心间。它不仅是一件大衣,是我无助时的依靠,更是我强有力的精神支柱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江津区政协)



洪水来临

(外一首)

□谢子清

岸消失
路消失
树消失
院坝消失
大地一再让出边界
但水的血口深不可测
迟迟不摊开底牌
守夜人聚在一起
等雨恢复理智
等河道放下骄横
等天按时亮
等太阳照常升起
等与自然讲和

警告

洪水退后
大自然把警告写在墙上
水位线一次次抬升
既像是对我们的原谅
又像最后的通牒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时间

(外二首)

□文刀逸豪

就是个古板佬
从不赊欠也不透支
不快不慢的步子
只知道兜圈子

阴影

用暗淡的色调
遮住阳光的所有不足
却为此背了一生骂名

蜡烛

用自己的身体
把黑暗戳了个洞
为的是让光亮通过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)

紫茉莉花儿艳艳开

□莲之语

紫茉莉花儿的花期是如此的长,可以从夏季开到秋季。

在这个季节的夕阳余晖中,紫茉莉花儿开满了粉紫艳红的花朵,小小的,伸长着粉白的细细脖颈,小喇叭似的星星点点缀满在浅绿色的枝叶间,如繁星一样的明艳耀眼。它们热烈而娇美,露出的泛黄的花蕊微微晃动,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,打破着植物界花色鲜艳即无香味的常规。

紫茉莉花儿在农村的地角乱石间野生、绽放,在城镇的楼前屋角的碎砖薄土中野生、绽放,一株、一丛、一片,蓬蓬勃勃,热热闹闹,喜笑颜开,却极少在人们精心侍弄的花园、花盆里看见。

紫茉莉花儿顽强。它从不需要认真地播种,其格纹球形小地雷似的果实掉到地上,滚进土里就会发芽生长,甚至,它都可以不用果实播种,寒冬枝叶衰败后它顽强地保存了壮实的根埋于地下,待到温暖之时,自会破土发芽,生出稚嫩茁壮的幼苗,完全具备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的强大生命力。

紫茉莉花儿独具气节。生长过程中它不断地分枝,像竹一样不断地拔节,它不攀附,不逢迎,完全自立成长,虽没有力量把自己变成一棵真正的大树,最多也只能长到1米多高,但它努力地伸展腰身,集聚全身的能量,生发出无数的枝枝丫丫,葱茏如伞盖,硬是把自己活成了大树的样子。

紫茉莉花儿平凡而低调。它在街边、路旁、墙角、坎壁,随处可见,却如此艳丽烂漫。它没有要求、没有索取,不争宠、不献媚,

在世间万物都争奇斗艳的精彩白天,它合着花瓣,是憨态可掬的睡眠模样,待到傍晚,喇叭状的花儿才伸出长颈从茂盛的绿叶间探出头,绽放笑脸,铆着劲儿奏响黄昏晚曲,将积蓄的芬芳悄然吐露、香溢四野。其娇美烂漫、花香悠悠在夜间持续一晚,到第二天午前便逐渐凋萎。

紫茉莉花儿那地雷型的种子,其实是一个小小的美容粉盒,捣碎它,里面是白白的细粉,女孩儿们用它扑在脸上,就又香又白,细嫩光滑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四回中平儿被贾宝玉劝到怡红院理妆,用到的粉就是紫茉莉研碎后兑香料调制的,平儿说“它扑在面上,容易匀净,且能润泽肌肤,不似别的粉青重滞滞”……所以,其实它还有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名字——粉籽花。

粉籽花就是紫茉莉,是乡间最普通的草本植物,野花。紫茉莉花儿虽然有着茉莉的名号,但却无茉莉的地位,想必,紫茉莉花儿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深深的忧伤……

然而,是它生长的时节,就不惧低微,蓬勃而生;是它开花的时辰,它就抖擞精神,挺起腰身。它自信地升起它美丽的小喇叭,滴滴答答地吹响,热热闹闹地艳艳开放!

我还试过,摘下它小喇叭似的花朵,放在唇边,是真的能被吹响呢! (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)

真实与夸张

□张春燕

她的话跟着车轱辘一路流淌,流进了爱知县。她提醒我们:“如果爱知县的人叫你去吃饭,你一定不要去吃啊!”这话重复了两遍。言下之意,真要去吃的话,那主宾都难免尴尬!一副生怕我们要去吃的样子。

然后继续她关于自身的日本故事。她告诉我们:她前年已经开始领取年金(相当于中国的养老金)。在日本,65岁以后领年金更划算,她选择了划算的方案。虽然60岁就可以领。这下子,彻底暴露了她的年龄,她似乎也并不在意。

聊呀聊的,聊到兴起,她一下子给我们发来三张照片:一张是她比较胖、比较年轻的时候,皮肤光滑紧致,眼睛又大又亮,做着妩媚的手势,看起来很漂亮。一张是她几年前受伤做手术、大病初愈的时候,眼神黯淡,皮肤松弛无光,脸上有不少斑点,眼皮和脖子上的皱纹层层叠叠,看上去比我们眼前的她还老许多。还有一张是比较接近现实的照片,眼睛和皮肤重新有了光,斑点和皱纹也没那么明显,据她说是恢复得好,而且自己注意保养。

那么注意保养的她,每到下车休息时间,就迫不及待地找到吸烟处,跟司机一起边抽边聊,兴致很高。她告诉我们,她16岁就开始抽烟,曾经也是一个问题少年。是生活的压力,是为生计奔波、为孝敬父母,以及为子女的未来考虑,她才慢慢变好。但抽烟这事儿,她几十年也没戒掉,改不了。

一路行来,她还告诉我们一些我没法逐一考证的或冷或热的知识。比如:研究发现,治疗抑郁症的唯一方法,是

童年的记忆。又比如,在日本,结婚是女生付费,没有彩礼。再比如,日本的超级AI电脑算出来,以后地球的统治者是中国,所以很多人把子女送出去学中文。这些话,她姑妄言之,我姑妄听之,你姑妄看之。笑笑就可以了。

下雨,下车,过马路,到景区,进餐馆,到酒店,她都会表现出几近夸张的热情与关切。有好几次,聊到她觉得不好意思说的话时,她用手捂住脸,做少女娇羞状,嗲声嗲气地说话,一车人便笑得很开心。

行程快结束时,我们提出要特别感谢敬业又专业、为我们提供周到服务的司机师傅。她便让我们跟着她念几句日语。这一次,她的声音特别大,表情特别夸张,声音高亢嘶哑,耗尽洪荒之力。我们全都用了夸张的语气跟着她说,山呼海啸,快把车顶盖掀翻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。然后,她代为转达了师傅的谢意。整个车厢笼罩着欢乐热烈的气氛。

回国的当天,她给我们发来微信:“珍重再见,期待再相会!”我回复她:“谢谢!青春永驻!”加了三朵花花。她回我一连串开心、满足的表情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